

# 日本访书志补

宜都 杨守敬撰  
后学高阳王重民辑

## 《周易》六卷日本古抄本

按《隋书经籍志》称，《周易》十卷 王弼《上下经注》六卷 韩康伯《系辞注》三卷 又王弼《略例》一卷 合数为十卷。《新·旧唐志》云《王弼注》七卷 则并《略例》数之也。日本古钞《周易》多只王弼注六卷，彼国人称为六朝之遗。此本亦六卷，每半叶九行，行十七字。五、六两卷，半叶八行，行十六字，每卷后记经注字数。第二、第三未记。顾未见钞写年月，然前四卷与后二卷笔法迥不相同，其为原补配本无疑。考此本文字注未亦颇多虚字，其异同亦多与山井鼎所称古本、足利本合。篇中凡遇“贞”字皆缺笔，《访古志》称系从北宋本钞出，似为可信。但不知其经文何以与《唐石经》出入，其注文与岳刻本又多异，今以岳本一一校对，朱笔圈记之。其异文不见于山井鼎《考文》者，如《小畜·象》注“何由知其未能为雨”岳本脱“其”字。《困·象》注“唯履正而能体大者也”，岳本无“唯”字。《震》注“故曰‘震来虩虩，恐致福也’”。岳本脱“曰”字。《艮·九三》注“至中则列夤矣”。岳本脱“夤”字。《节·九五》注“所往有尚也”岳本脱“所”字。《既济·九三》注“故能贞也”岳本“贞”作“兴”。其余无关宏旨 尤不胜记，读者当自得之。光绪壬辰秋七月宜都杨守敬记于邻苏园。

### 《尚书孔传》残本五卷日本古抄本

右残本《尚书孔传》，存第七、第八、第十一、第十二、第十三卷，旧为日本容安书院所藏，见《经籍访古志》。册首又有涩江氏印，然则又为涩江道纯物也。余从森立之得之。册尾有“大正第六戊寅六月吉秀圆”题记并花押，当明万历六年也。又按《访古志》，求古楼藏此全本亦有秀圆记。

余既从森立之得容安书院藏本二册，后又从市上得此二册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九、第十。相其格式笔迹，的为一书。据《访古志》所言，是森立氏尚见全部，不知何时散落。计余归已十稔，无复得全理，为之太息。 2

### 《古文尚书》十三卷影日本旧抄本

旧抄本《古文尚书》十三卷，每半叶九行，行二十字，装为四册，每册首有“智福山法轮寺”印，册尾有以荷包印界栏上，篇中古字、俗字甚多，与山井鼎《攷文》所载古本合，而与薛季宣《古文训》又多异。按《释文·序录》云：“《尚书》之字本为隶古，既是隶写古文，则不全为古字。今宋、齐旧本及徐、李等《音》，所有古字，盖亦无几。穿凿之徒，务欲立异，依傍字部，改变经文，疑惑后生，不可写用。”盖指此等书也。因此可知此为唐初旧籍。如“允厘百工”注“厘理。”又“则能信理百官”皆以“治作理”避唐高宗讳，其为唐人之遗无疑。其中为“长兴”以下板本所夺误者，藉以订正不少。如山井鼎、物观等所校出者是也。然有板本不误，而《攷文》所称反误者，今依此本覆校之，有应有不应，乃如山井鼎、物观所见之二本，偶有传录之差，非古本尽如是也。如《舜典》“诗言志”注“谓诗言志以导之”，《考文》云“古本无‘谓’字”此本

则有“谓”字；“陟方乃死”注“三十微庸”，《考文》云“古本‘庸’作‘用’”，此本仍作“庸”；“凡寿一百一十二岁也”，《考文》云“古本‘岁’作‘载’”，此本仍作“岁”。《咎繇谟》“降水傲予”注“水性流下”，《考文》云“古本‘性’作‘惟’”，此本仍作“性”；“克勤于邦”注“卑其宫室”，《考文》云“古本‘宫’作‘居’”，此本仍作“宫”。《益稷》“予思日孜孜”注“奉承臣功而已”，《考文》云“古本‘承’作‘成’”，此本仍作“承”；“惟慢游是好”注，《考文》云“古本无‘惟’字”，此本有“惟”字。又有山井鼎、物观所漏校而甚有关于经义者，如《尧典》“定朔方曰幽都”注“北称‘朔’亦称‘幽’”，宋以后皆误“幽”为“方”，遂以“方”有“北”训，不可通；“父顽，母嚚，象傲”，注“心不测德义之经为‘顽’”，岳本此下有“口不道忠信之言为‘嚚’”九字，此本无之。按上文“嚚讼可乎”注“言不忠信为‘嚚’”既释“嚚”字，故此处不再释，岳本非也。《大禹谟》“万邦咸宁”注“则贤才在位，天下安宁也”，岳本脱“宁”非也；“奉词伐辠”注“‘词’谓不敬”各本作“恭”，此因避宋讳改，《考文》失校。大抵日本古钞本注文之末每多虚字，有不可通者，山井鼎一一校录，阮文达《校刊记》诋之，或者遂疑古本为贗本不可信。不知皆非也。唐以前古书皆钞写本，此因钞书者以注文双行排写，有时先未核算字数，至次行馀空太多，遂增虚字以整齐之，别无意义。故注文多虚字，而经文无有也。至宋代刊本盛行，此等皆刊落，然亦有未铲除尽净者。如宋槧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是也。即如此书，《咎繇谟》“宽日棗”九句，七句注脚皆有“也”字，唯“柔而立，强而谊”二句无“也”字。以此二句或六字或八字，皆两行双齐，不烦增字也。并记于此，以释来者之惑。光緒壬辰春杨守敬记。 3

## 《书集传》六卷元刊本

元槧《蔡氏书集传》六卷，首蔡氏自序，序后有木记云“梅隐书院鼎新绣梓”八字，下载《纂图》一卷，又载《朱子说书纲领》。疑即蔡抗《表》所称《朱子问答》一卷。又有木记称：“两坊旧刊《诗书集传》俱无《音释》，览者有遗恨焉。本堂今将《书传》附入鄱阳邹氏《音释》，《诗传》金华许益之《名物钞音释》。各依名儒善本点校句读，仍取《纂图》真之卷首，大字刊行，精加校正无差，庶几读者豁然无疑矣。与坊中旧本玉石判然，收书君子幸监。至正丙午孟冬梅隐精舍谨识。”据此知为合刊《诗集传》之记。又载蔡抗《进书传表》。第二册首标题“朱子订定蔡氏集传”，所录孔安国序、《汉书艺文志》、孔颖达之说，皆有注文。“今按”以下，则朱子之说，未有“今定此本”云云。知此书本朱子之志。下接《书序》，每条皆有注。与蔡抗《表》有《小序》一卷合。此如朱子之《诗集传》，于《诗序》皆逐条辨驳也。再下为本书，首行题“《书》卷第一无‘经’字。蔡氏《集传》。按今本题《书经》卷之一蔡沈《集传》”又删除其《书序辨说》、朱子《纲领》及蔡抗《进书表》皆为谬妄。其经文异者，如“泲水傲予”，不作“降”。据蔡氏注，称作“降”者为古文则《集传》本作“泲”可知。《益稷》“敖虐是作”不作“傲”。《金縢》“惟朕小子其新逆”，不作“亲迎”。据注，知“新”当作“亲”是蔡氏订定之辞“其正文必仍作‘新’。逆”作“迎”者则又后人臆改。《酒诰》“惟殷之迪诸臣，惟工…”不作“百工”。《武成》一篇有注，今考定《武城》一篇低一格，无注。惟“垂拱而天下治”后，夹注十馀行，与今本大异，且增多百馀字。观此知蔡氏虽改定此篇，犹以旧文为主。今本则两篇并载，注文繁复，非注书体。又其注文如《禹贡》：“九河既道”，注“齐威塞八流以自广”，不作“齐桓”。蔡氏避宋讳，自应作“威”。皆当据以订正以还蔡氏之旧。

至其中亦间有讹字，则由坊刻不校之过，读者当自得之。

又按：宋元之际所刊书籍，多有木记，称某书院校刊。今日藏弃家直以为当时官本，其实皆坊肆所托，如此本《纲领》后木记云云，决知非官刊之书。

又此本木记既云“附入鄱阳邹氏《音释》”，而全书实无《音释》，当是坊贾故作此语欺人。但今日则又深幸未附《音释》，尚存蔡氏原本面目。

又此书前所载《纂图》，不著作者姓名，后有“合沙先生”云云，按《经义考》，合沙渔父，郑东卿自号。东卿有《尚书图》一卷，此必其所作也。光绪庚寅夏四月宜都杨守敬记。 4

### 《毛诗郑笺》二十卷日本古写本

古钞本《毛诗郑笺》二十卷 卷首题“《毛诗》卷第一”次行“《周南·关雎·诂训传》第一”，《毛诗国风》郑氏笺”款式与山井鼎《考文》所载合。第十卷末有经、注字数，第二十卷末有篇数、章数、句数、字数。每半叶九行，行二十字。界长六寸强，幅四寸六分。卷尾记“四国与州宇和之庄多田长寿寺宗训书”。卷首有“龙□”、“碧□”二印。此森立之《访古志》所载，云是求古楼藏，今以此本照之，一一相合。每卷首有“掖斋”印，狩谷望之号也。掖斋藏书名“求古楼”，日本文政间学人之最，其藏书之富，又过于官库。读森立之《访古志》足见一斑。按山井鼎《考文》所载足利学所藏古本，皆称是隋、唐之遗，独《毛诗》所据本多衍文误字，顾千里遂谓其古本是采《正义》、《释文》而作，而于其绝佳者亦多略之。此本则与山井鼎所记多不合，则知《考文》弟据足利学所藏，非日本古本尽如斯也。第以《国风·周南》一篇校之，其不相应者已不下数十处，如《关雎·笺》云“古本作‘后妃之德，无不和谐’”；“苕接余也”云“余”下有“菜”字；“乐必作也”云“作”

上有‘皆’字”。《葛覃序》“后妃在父母家”云“古本‘母’下有‘之’字”；《传》“漚，煮之也”云“无‘之’字”；王后织玄紵，“‘织’上有‘亲’字”，命妇成祭服“无‘成’字”，未之将所适，“将”下有“有”字；乃能整治之“云“无‘之’字”；我见教告“上，有“言”字；告我以适人之道”，“适”上有“嫁”字。此尤非是。《卷耳·笺》“必有醉而失礼者”云“无‘而’字”。《传》“石山载土曰砮”云“‘山’下有‘之’字”。《樛木序》“而无疾妒之心焉”云“‘焉’作‘也’”。《传》“本之下曲曰樛”云“本枝下曲曰樛”。《螽斯·传》“振振，仁厚也”云“‘厚’下有‘貌’字”。《桃夭·序》“国无鳏民也”云“‘民’下有‘焉’字”；灼灼其华“云“‘华’下有‘也’字”。此尤非。《兔置·笺》“皆以御难也”云“‘皆’下有‘所’字”；“有武力可任为将帅之德”云“无‘可’字”；兔置之人“云“下有‘贤者’二字”。此亦非。《采芣》“薄言褊之”云“‘褊’作‘擷’”。《传》“袺，执衽也”云“‘袺’下有‘者’字”。《汉广·笺》“纣时淫风”云“下有‘大行’二字”。《传》“乔，上竦也”云“‘乔’下有‘木’字”。《笺》“将不至也”云“‘不’下有‘敢’字”；尤翘翘然者“云“‘尤’下有‘长’字”。《汝坟·笺》“弃我而死亡”，云“无‘而’字”。《麟趾·笺》“无以过也”云“‘过’下有‘有’字”。尤非。凡此《考文》所记，此本皆不相应，而皆以此本为长，惜山井鼎未之见也。然则日本古本自五山板本外，当以此本为正，因使书手传录一通，以原字既过小，又多草率，遂有原本不误而书手传写误者，今为圈正之，善读者当不以为嫌也。光绪壬辰春杨守敬记。5

### 《仪礼郑注》十七卷明刊本

此本校顾亭林所云《仪礼》脱经文五处皆在 雒《乡射》“土鹿中”下脱注文。经、注不及宋严州本及明徐氏本、钟人杰本，而胜

于闽、监、毛本。又按陈氏既刻此本，不脱经文，何以其后刻注疏本并脱经、注而不觉，遂使后来闽、监、毛皆沿其误。 6

### 《仪礼注疏》十七卷明刊本

此本我朝校刊家皆不见，其板式文字皆与陈凤梧注疏本合，未知谁为后先。序下题“贾公彦撰”，删“等”字，疑此又在陈本后也。 7

### 《礼记》二十卷影日本古钞本

古钞本《礼记》二十卷。日本古钞经书唯《礼记》与《左传》为最少。山井鼎《攷文》所据只一通，森立之《访古志》所载只二通此其一也。余于日本竭力搜求古钞本，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皆有数通，《左传》有卷子本独《礼记》除此本外只有残本二通盖彼土习此经者亦少也。每半叶八行，行十七、八、九、二十字不等。首题“曲礼上第一”，次题“礼记一”，再下“郑氏注”。合于大题在下古式<sup>①</sup>。而卷六、卷七、卷十三，此三卷均大题在上，不知何故。卷一及卷十四末记经注字数。第一册首有“法云寺”三字，盖古刹之旧籍也。据森立之《访古志》，此为狩谷望之求古楼所藏，顾无掖斋印记。求古楼藏多不钤印，而皆有古铜色纸包裹之，是其证也。篇中文字与山井鼎《攷文》合，而亦间有不合者。如《曲礼》“三赐不及车马”注“卿、大夫、士之子”，《攷文》云“古本‘之子’作‘子之’，非是。此仍作‘之子’。”“幼子常视勿诳”注，《考文》云“古本作‘诳毋诳欺也’，亦非。此无上‘诳’字。全书如此甚多。则知《考文》所据本偶有误衍，非古本尽如此也。至若《曲礼》“三赐不及车马”注“受车马而身所以尊者备矣”，各本脱“受”字；则必赐之几杖”注“亦明君尊贤”，各本“尊”作“贪”；

“执友称其仁”注“执友执同志者也”，各本脱下“执”字；“年长一倍”注“今四十则二十者有子道矣”，各本“则”误“於”；“孝子不服闇”注“礼男女夜行以烛也”，各本脱“礼”字；“不许友以死”注“死谓执仇讎也”，各本“谓”误“为”；“主人固辞”注“再辞曰‘固辞’也”，各本脱“辞也”二字；“尊客之前不叱狗”注“不敢厌倦”，各本脱“厌”字；“二名不偏讳”注“言征不言在，言在不言征”，各本下二“言”字皆作“称”，与疏不合。凡此皆各本误，而此独是者。全书如此甚多，此第就《曲礼》一篇言之。而洪震煊为阮文达重校此经，或从或驳或略之，未足见古本之长也。是当别为校议以发明之。至其注脚虚字，每以“之”字当“也”字，此是钞胥者省笔所为，无关宏旨，存而不论可也。

光绪癸巳春二月宜都杨守敬记。 8

### 《春秋经传集解》三十卷影日本古钞卷子本

旧读山井鼎《七经孟子攷文》各经皆有古钞本，唯《左传》经注本、注疏本，皆只据足利学所藏宋槧。因疑日本《左传》无古钞本。及得小岛学古《留真谱》，中有摹本，第一卷首叶字大如钱，迥异日本诸钞本。问之森立之，乃云“此书全部三十卷，是古钞卷轴本，藏枫山官库，为吾日本古钞经籍之冠，山井鼎等未之见也”。余因托书记官岩谷修于枫山库中检之，复书乃云无此书，深为怅惘。故余《谱》中刻第□卷首一叶，以为帜志。而森立之力称断无遗失理，且道卅卷共一椠，为格□五，并告其椠之长短尺寸。使严谷再检之，久之乃得，且许假我一月读。计全书卅卷，无一字残损，纸质坚韧如硬黄，纸背亦有校记，日本所谓“奥书”也，均是未裱本。各卷后有建长中越后守宝时、参河守教隆，文永中清原后隆，正嘉中清原直隆，弘安中左近卫将监显时跋，皆系亲笔题署。森立之云。又有延久、保延、仁平、久寿、应保、长

宽、嘉应、治承、养和、寿永、元历、建保、承久、延应各记。第三十卷末有“应永十六年八月一日览了”跋。每卷有“金泽文库”印，篇中朱墨校记，其称“才”、“才无”者，谓宋槧摺本之有无也。“才”即“摺”字；“即”有“字”其称“乍某”者；“乍”即“作”字也。皆校书者省笔。余以为此绝无仅有奇书，不可不传录之，乃雇书手十余人，穷日夜之力影摹之。又以其笔法奇古，摹钞未能神似，每卷双钩首一叶及卷后题字，以存真面。凡一月而成。其中文字多与陆氏《释文》所称“一本”合，盖六朝旧籍，非唐以后所可比勘。其经、传之异于《唐石经》者且数百字，其注文之异于宋槧者，不可胜纪，明以下俗刻更无论矣。今略标数条，如昭廿七年《传》：“夫鄢将师矫之命，以灭三族，三族国之良也。”自《唐石经》以下，皆不叠“三族”二字，文义不足，得谓非脱文乎？日本又有唐人书昭廿七年《左传》一卷亦叠“三族”二字。其卷藏高山寺，余于纸币局见之。其注文如庄十九年《传》“刑犹不忘纳君于善”注“言爱君明非，臣法也。楚臣能尽其忠爱，所以兴”。自岳本以下，皆脱下“臣”字，不可通矣。又如桓九年《传》<sup>②</sup>：“衷戎师，前后击之，尽殄。”注：“为三部伏兵，祝聃帅勇而无刚者先犯戎，而速奔，以过二伏兵至后伏兵，伏兵起，戎还走，祝聃反逐之。”云云，宋以下刻本“过”皆作“遇”，又不叠二字，最为谬误。盖祝聃引戎师过二伏兵，而戎尚不知遇伏，至后伏兵之处，伏兵尽起，戎始知遇伏而还走。若至二伏兵即相遇，则必斗，安能引至后伏兵处乎？叠“伏兵”二字，情景如绘，盖三伏兵并起也。若夫“死而赐谥”等要义，皆绝胜俗本。全书朱墨校具在，细意详考，知为六代旧传无疑。其中亦间有钞胥夺误，深识者自能辨之，亦无事曲徇。余尝谓据今所得日本《七经》古钞本重校一过，当胜山并鼎，此其一征也。光绪壬午夏六月宜都杨守敬记于东京使馆。 9

## 《春秋谷梁传》二十卷传抄本

此《谷梁注》，盖从宋监本《注疏》录出，唯序文并疏录之，余只录《传》文。第一至第六标题“春秋谷梁传”，自第七至第二十并称“监本春秋谷梁传”。校其中文字，虽有脱误，而不沿明闽、监、毛之误，可喜也。10

## 《论语义疏》十卷日本旧抄本

《论语皇疏》自日本根本书逊志刊本流传入中国，鲍氏刻之《知不足斋丛书》中。有深信为古本者，有异议者。其信为古本者，以其中佚事旧闻往往而在，如公冶长通鸟语之类，独见于此书。其有异议者，则据《经典释文》“子行三军则谁与”云“皇音‘馀’”，又“子温而厉”云“皇本作‘君子’”。今此书二条皆不相应。余谓以《释文》勘《皇疏》诚为切证，但通读《皇疏》无为经作音者。按《释文·叙录》有徐邈《论语音》。又“不易得也”下，《释文》云“孙音”亦盖指孙兴公《论语集注》。然则此“音馀”之说，或是孙、徐之本，传写者误为皇与？若《子温章》皇本云：“明孔子德也。亦有云‘子曰’者。”是皇本明同今本，别无可解说。亦恐《释文》有误。大抵欲勘此书，当知此十三家之注，虽纯驳不一，而义训自古。又六朝人声口与唐代不同，今以他经旧疏照之，其语言如合符契。如果日本人有此手眼，是与《孟子》孙奭伪疏何啻天渊！况日本自源氏以来，荒灭已甚。其崇尚经学，在德川氏中叶。而彼土今存此书抄本，有在四五百年前者，则谓即根本伪作者，未核其实也。余独怪根本所刊《义疏》体式全同闽、监、毛之《邢疏》本。按合注于疏，始于南宋，今所见十行本《注疏》及黄唐本《尚书注疏》、《周易注疏》、《礼记注疏》及元元贞刊

本《论语邢疏》，皆注文双行，安得《皇疏》旧本一同明刊之式？此怀疑未释者。及来日本得见《皇疏》古钞本数通，乃知其体式迥异刊本，每章分段，以双行先释经文，提行处皆顶格，注文则别行低一格，大字居中。亦有不跳行者，则空数字，疑抄胥为之。其有所疏者，亦以双行释之，提行处并低一格，俱不标起止，足知刊本之妄。且其文字，为根本以他本及邢本校改者，亦失多得少。此本无钞书年月，相其纸质，亦二百年前之物。后有重刊此书者，当据此正之。

又按六朝义疏既有此式，何以唐人《五经正义》皆不循此辙？余疑《皇疏》古原本亦必标起止，别为单疏。今此式亦日本人合注于疏者之所为，而删其所标起止与？惜日本所传古钞本皆不出元明之世，无从实证之耳。

光绪甲申余归后，总理衙门致书日本公使，索皇氏此《疏》原本，使署中随员姚君子良以根本刊本进，且称其古钞本多葜字，不足据，是真买椟还珠矣。光绪乙酉夏杨守敬记于黄冈学舍。

11

### 《覆正平本论语集解》十卷《古逸丛书》校本

此合日本诸古本及守敬所搜得诸旧抄本合校，拟并吉宦从校本录出，以附《覆正平论语》后，卒未得如愿，存之以俟后人。癸丑五月守敬志。 12

### 《孟子章句》残本日抄本

右《孟子赵注》残本四卷，盖从南宋“重言重意”本出也。光绪辛巳借之问山黄村，校于足利活字板上。守敬记。

按宋十行本及明闽本《注疏》无《题辞》此本亦无之 乃知赵

注之夺乱不自明代始也。附记之。 13

### 《尔雅注》三卷影写北宋本

北宋刊本《尔雅》，日本东京高阶氏所藏。卷末有“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臣李鹗书”一行。按王明清《挥麈录》：“后唐平蜀，明宗命大学博士李鹗书《五经》，仿其制作刊板于国子监，监中印书之始。今则盛行于天下，蜀中为最。明清家有鹗书《五经》印本存焉，后题‘长兴三年’也。”据此，则此本当根源于长兴本。今日海内所存宋槧，当以此为第一，勿论《尔雅》刊本无与之为比也。其中文字足以订正他本，不胜指数。其尤妙者，《释畜》“狗四尺为獒”注引《书·孔传》：“犬高四尺曰獒。”即此义十一字，段茂堂据单疏谓此非郭注，后人所附益。此本不引《孔传》，与段说合。 14

### 《释名》八卷日刊本

此书有宋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行本，旧藏张金吾处。又有明吕柟刊，即从陈道人本出，相传为此书善本。然按戴表元《题孙过庭书谱后》云：“往时杭州陈道人家印书，书之疑处，率以己意改令谐顺。”然则陈道人本亦未可尽信。此本亦未知与陈道人本何如，记之以俟他日。甲申正月、戊子正月，阅陆心源《仪顾堂集》知吕轻野重刊陈道人本，《释天·慧星》上脱“雾冒也。气蒙乱覆冒物也。蒙，日光不明，蒙蒙然也”十九字，此本亦脱，则知此本原于吕本。而程荣校何镗《汉魏丛书》本<sup>③</sup>，又沿此本之误也。守敬再记。 15

### 《埤雅》二十卷明刊本

此本亦原于张存性本，故缺简皆同。然间有誤字，又失张存性一序，不如顾域校刊之精。唯每卷后有《释音》，而顾本无之。按宋人刻书多附《释音》。此所载虽不敢谓原出陆氏，然其为宋时旧有必矣。原书今俗谓“虹”为“虹”字下有云：“音降。”此当是顾氏原音。然全书只此一条，盖以俗音诂义，故特出之。

又卷首标题“新刊埤雅”，顾刊无“新刊”二字。当亦宋本之旧。据张存性序，此书自宣和刊本后，再刊于赣州，故有“新刊”之目，宋人重刊书多题如此。非毕氏增加也。胡文煊《格致丛书》亦沿此本，而刊落陆宰一序，又删农师官衔，则妄矣。戊子正月守敬记。16

### 《净土三部经音义》四卷日抄本

《净土三部经音义》四卷，日本沙门信瑞纂，自序题“嘉祜三年”，当宋理宗端平三年也。卷一、卷二为《无量寿观经》，卷三为《观无量寿经》，卷四为《阿弥陀经》。其引《广韵》则陆法言、孙愐分著，引《玉篇》亦时见野王按语。是其所见古本与今殊异。又所引《东宫切韵》中载郭知玄、薛峒、麻果、韩知十、祝尚丘、武玄之、王仁煦等之说，皆唐以前小学书之散逸者。其见于新旧《唐志》者，不过数家。馀多见其国《现在书目》。虽卷帙无多，固当与玄应、慧琳《众经音义》并珍也。光绪癸未春三月宜都杨守敬记于东京使馆。17

### 《史记·河渠书》一卷日本古钞本

右卷子本《河渠书》残卷，自“山东西，岁百馀万石”起，至卷末止。日本延喜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家牒所用。前一行署“右大臣藤原忠平公印”，又下题：“右一卷，师海屋氏所藏天保二年辛卯仲春上浣，为紫山先生腾于三城堂南窗，啼鸟睨睨、读书啾啾之处。浪速邨井俊。”按延喜二十年当梁贞明六年，此初写底本之年也。天保二年当道光十一年，此覆影写之年也。藤原忠平后为左大臣，又为关白，卒于日本天历三年，当中国汉乾祐二年。其生平事迹详《日本史》。此卷书法端整，犹有唐人风格。集中笔误之字，甚多俗体、别字，如“穿”作“穿”、“砥”作“底”、“穀”作“穀”不计外；蒲坂作“蒲反”；而水湍石；“水”下有“多”字。“故鹵地”作“故恶地”，与《沟洫志》合。“东至山岭”，“领”不从“山”与《古兰亭叙》合。“延道”不作“正道”。“东郡间”不衍“流”字，与《沟洫志》合。“盱盱”不作“洋洋”。今本“菑”、“灾”错出，此本并作“灾”。皆足订今本之误。<sup>18</sup>

### 《汉书·食货志》一卷日本影钞本

右古写卷子本《汉书·食货志》上卷，末附“邓通传”残字六行，日本医官小岛春沂所影摹者，今据以入木。结体用笔，望而知为唐人手书，不第缺文皇、高宗两讳也。卷中如“揉木为末”，各本作“燂”，宋子京云“燂”当为“揉”。按《说文》：“燂，屈申木也。”“揉”字《说文》不收，则作“燂”字为正。但《易·系辞》已作“揉”，别无作“燂”之本。若《汉书》本作“揉”，师古不应无注。疑颜氏所据之本，原作“揉”。所不解者，宋子京竟不见作“揉”之本耳。又引《诗》“兴雨祈祈”，今本皆作“兴云”。按颜之推《家训》，

疑“云”当为“雨”，引班固《灵台诗》云“习习祥风，祈祈甘雨”为证。据此，则六朝经文无作“兴雨”者。若《汉书》本作“兴雨”，何劳远引《灵台诗》。自陆氏《释文》已有作“雨”之本，当是因《家训》校改。师古作此书注，在陆氏之后，或遵其祖说，又据《释文》一作之本改班《书》，亦情事所有。而后之钞录者，仍遵旧本作“云”，遂致此参差耶？凡此二义，均难裁定。其他异同夺误，互有是非，别为《札记》附其后。光绪壬午四月宜都杨守敬记于日本东京使馆。

据何义门所校各本，又以宋刘之问本、元刘文声本、朝鲜活字本、日本宽永活字本，互相比勘，凡此卷与诸本有一合者，皆不出；正、俗通用字习知者，亦不出。 19

### 《南齐书》五十九卷宋刊本

南监本、《七史》本、宋蜀大字本，字体方整。元代有重修之板，稍趋圆活，明嘉靖又经补刊，则更为劣矣。此本首尾一律，定为宋、元间所印，绝无元修之迹。冯梦祯刊本即从此翻雕，可覆按也。或谓宋纸薄而纫，无如此之厚重者。然余所见元印郑氏《通志》，即此等纸也。书之以质世之博涉者。壬子仲冬宜都杨守敬记于上海寓庐，时年七十有四。 20

### 《历代职源》五十卷日钞本

《书录解题》：“《职源》五十卷 大理司直金华王益之行甫撰。亦简牍应用之书，而专以今日见行官制为主。盖中兴以后，于旧制多所并省故也。”然则原书每条之后必多胪列历代典故，以备简牍之用。此本首题“撮要”，盖删其类典而存其总纲。攷宋南渡官制者，当以此书为详实。惶吾记。 21

### 《臣轨》二卷日本古钞本

此书以宽文刻本根源为最古，此本注中大有删削，然墨色如漆，审其笔势，当为日本六七百年前人所抄。其原本不与宽文本同，故卷首有“郑州阳武县臣王德纂注上”十一字，而宽文本无之。按此书别有大正间抄本，亦有“王德纂注”之文，则知宽文本脱也。光绪戊子四月宜都杨守敬记。

又按宽文本卷末有“垂恭元年撰”五字，《佚存丛书》因之，阮文达遂有异议。此本无此五字，岂宽文本为后人所窜入与？守敬再记。<sup>22</sup>

### 《农书》二十二卷武英殿聚珍本

王祯《农书》典雅详实，《齐民要术》之亚也。惟武英殿聚珍本有之。杭州、福州重刊聚珍本，均不刻此书，可谓无识。余求之二十年未得，丙戌入都，始以重值购之。他年有力，必当重刻之。此书所引《齐民要术》，足订《秘册汇函》本之谬。<sup>23</sup>

### 《巢氏诸病源候论》五十卷日人学古校本

胡益谦刊本《巢氏病源候论》，日本医官小岛学古据宋本、元本、日本国刊本、聿修堂钞本又以《外台秘要》、《医心方》日本人所撰所引合校之，凡订正不下数千事，似可无遗憾矣。顾余尝校《三因一极方》宋本有云“《巢氏病源》具列一千八百餘件”，盖为示病名也。今各本唯有一千七百二十六论。又校元张从正《儒门事亲》足本引《妇人杂病带下候》曰“《巢氏内篇》四十四卷”云云，是此书并有内、外篇之目。今各本此条皆在三十七卷，颇疑

此书有残缺，因取《外台秘要》重校之，引有《伤寒十日至十二日候》，各本皆无之。又《伤寒毒攻眼候》，其文大异。又有《重下候》，各本亦无。更取《太平圣惠方》此书中土久佚，余得之日本古钞校之，引有《食痢候》，《医心方》引有《小儿鬼舐头候》皆各本所无。然则今本果非巢氏之旧，意其脱佚，当在宋绶校刊以前。顾不解陈言、张从正所言，何以有异同。抑天圣刊本南宋已有脱佚，书贾重刊，妄移卷第，仍标足本？得知者，如《癭瘤门》有《多忘候》、《嗜眠候》、《鼾眠候》、《体臭候》、《漏掖候》、《狐臭候》读其文义，并与癭瘤不相涉，当是别篇错文，为书贾所乱。不然，宋绶奉敕校定此书，不应疏忽至此？惜乎学古精于比勘，于此书用力至勤，尚未疑及此也。光绪甲申春三月宜都杨守敬记。 24

### 《经史证类大观本草》三十一卷元刊本

元大德壬寅宗文书院刊本，书中避孝宗嫌名，盖源于宋刻，为慎徽原书。按此书有两本，一名《大观本草》，艾晟所序，刻于大观二年者，即此本所源也。一名《政和本草》，三十卷，以三十一卷移于三十卷之前，合为一卷，而删其所引十六家《本草义例》最谬。又疑并三十一卷为三十卷，系张存惠所为。政和六年曹孝忠奉敕校刊者。二本皆不附入冠宗爽《本草衍义》。至元初，平阳张存惠重刊政和本，始增入《衍义》，及药有异名者，注于目录之下。首有木记称“泰和甲子下巳西南至 晦明轩记”。钱汀、程易畴致为元定宗后称制之年，距金亡已十有六年，其说至确。《提要》以为金泰和刻本，误矣。余别有详致，载入明成化重刻《政和本草》之首。然此本亦不传。至明成化四年，山东巡抚原杰又重刻之，于原书略无增损。嘉靖间亦有刻本，首有陈凤梧序。迨至万历丁丑，宣城王大献始以成化、政和之本改从宗文书院《大观》本之篇题，合二本为一书。卷末有王大献后序，自记甚明，并去政和本诸序跋，独留《大